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 36 辑 2010 年第 3 辑

茶座

周 濂

《十二怒汉》：通过对话能够走向真理共识吗？

罗牧原

当下时代的疯癫诸相

刘洪波

“合法的野蛮”或者“天然的美丽”

田 松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

田方萌、陈心想、薛 涌

聚焦：关于高考配额制的讨论

陈 焱

“混”与社会世界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 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36辑 2010年第3辑

茶座

周 濂

《十二怒汉》：通过对话能够走向真理共识吗？

罗牧原

当下时代的疯癫诸相

刘洪波

“合法的野蛮”或者“天然的美丽”

田 松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

田方萌、陈心想、薛 涌

聚焦：关于高考配额制的讨论

陈 焱

“混”与社会世界



娜拉出走以后

五四前后流行的易卜生主义,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易卜生在剧作《玩偶之家》中创造出的一个名叫娜拉的女性形象。娜拉家境富裕,从小得到父亲的溺爱,结婚后又受到丈夫的宠爱。但是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后,娜拉的个体意识觉醒了,她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在家庭中备受宠爱,其实不过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玩偶而已,因而毅然离家出走。正是在娜拉形象的激励之下,五四时代的青年人纷纷反叛家庭,走向了社会。鲁迅却对此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他的结论是,不是堕落,就是回家。鲁迅小说《彷徨》中的子君,最终也确实是回家了。但是,即便营造出一个人格独立、男女平权的社会,娜拉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易卜生享誉文学界的另一部剧作是《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朵克曼医生在小镇正在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了危险的病毒,但因为改造管道会影响小镇的收益,结果招致了一些市民的反。偏好直接民主的市长(他的哥哥)在小镇集会上,以简单的多数决,宣布医生为“人民公敌”。从讴歌“精神反叛”,到将“最孤立的人”视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易卜生对世界深感沮丧。剧中的医生,实际上就是出走后的娜拉化身。由于在易卜生的视野中缺乏社会之维,他的英雄最后都孤单落寞,成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

思想家顾准晚年也曾承接易卜生的这一问题,他说:“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么样?新秩序一旦确立……该如何实现革命追求的启蒙的目标?”由于生命的中辍,顾准也没有来得及找到答案。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指出,现代社会权力的分布,应当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实现均衡。而在哲学家康德看来,现代人需要寻求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既能有社会性质的共同生活,又能有自由发挥个人力量的尽可能大的空间。每个人不受他人的任意侵犯;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公共活动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在当代世界,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的趋于式微,正是许多社会思想家的忧虑之所在。那么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她可以去参与NGO,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推手;她也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努力建构一个以沟通理性为主导的公民社会,让社会保持充分的活力,因为只有不断致力于国家与社会的构建与完善,才能逐渐趋近于启蒙的目标。到那个时候,人们也许就不会再这样发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王 焱

2010年7月12日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娜拉出走以后

随 笔 | ESSAYS

004 于闽梅 文明的成就与统计学

007 海 青 没有“欲望”的都市

013 李文倩 规训与美学

016 王晓渔 从公家空间到公共空间

019 曲 风 纹饰、文字与神话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022 周 濂 《十二怒汉》：通过对话能够走向真理共识吗？

027 翟学伟 价值缺失与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034 金大陆 “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041 陆兴华 我们到底活在怎样一个时代里了？（下）

社 会 | SOCIETY

050 田 松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

055 刘洪波 “合法的野蛮”或者“天然的美丽”

065 陈 焱 “混”与社会世界

070 吴万伟编译 谢谢你言不由衷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075 刘拥华 被误识的“传统”：传统中国再认识

085 王国伟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构建

聚 焦 | PERSPECTIVES

关于高考配额制的讨论

089 田方萌 农村考生该受配额制保护吗？

- 097 陈心想 城乡·高考·配额制
102 薛涌 中国大学是否正在弱智化?

世 相 | MASSES

- 109 罗牧原 当下时代的疯癫诸相
114 石勇 自我污名化:从专家到“砖家”
118 李超海 在“富士康N连跳”的背后
126 王澄霞 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为何集体失声?

阅 读 | READING

- 132 周丹丹 米尔斯的遗产
137 蔡靖 从社会学角度解读《魔鬼经济学》
142 萧武 “不‘婚活’,就不能结婚”

文 化 | CULTURE

- 147 程映虹 “龙”和“鸵鸟”能共舞吗?——中国人在非洲
153 闵家胤 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最大区别

资 讯 | INFORMATION

- ◇世界发达国家最新名单◇2030年称霸全球?中国负担不起的虚荣
◇徐贲:美国人不信任精英

封二 电影《十二怒汉》剧照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焱
项目负责人 王海玲 执行主编助理 王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马洁
装帧设计 王世强 张丽娜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06
E-mail: chazuo_shehui@hotmail.com
wanghl05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第36辑/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209-05410-2
I.社... II.张...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4279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16开本(172×232毫米) 10印张 160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00元

文明的成就与统计学

于闽梅

想想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中 97% 都是西欧白人男性创造的，如果你知道 1994 年把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钟形曲线”事件，可能就会猜到观点的主人是谁了——查尔斯·默里。先说 1994 年的事件，默里与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赫恩斯坦在《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薛涌先生针对该书写了一篇文章《从“钟曲线”看中国大学智力的下降》，该文刊登在《社会学家茶座》总第 29 辑上）中宣布，他们以统计资料和 IQ 测验得到了三个结论：一是智力差异 60%~70% 来自于遗传，然后才是营养、教育、家庭结构等环境因素；二是白人比黑人智商高；三是穷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富人聪明。默里以为他说了大实话，但结果却被怀疑是种族主义披着科学外衣重新亮相，引起轩然大波。当然，能让全社会为之侧目的书都很畅销，《钟形曲线》虽然很厚（845 页）、又多图表（图表过百页），注脚与索引更是长达两百页，但由于大报天天评，电视天天谈，学院里都讨论，甚至引得许多家庭饭桌上都为它打口水战。但近两任美国总统可能都不同意默里的观点，老、小布什的智商分别为 98 和 91，都低于平均水平。不过，每一个亚洲人看完《钟形曲线》后都会松一口气，因为书中说亚洲人智商最高。

但是，在默里的新书《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 800—1950 年）》（胡利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中，新的“研究成果”是：无论是重要人物还是重要事件，97% 的科学成就都在欧洲和北美，都是白种欧洲男性创造的。这个结论足以让所有亚洲人紧张起来，也让默里自己很紧张，他自己都说：“不免有欧洲中心论和歧视妇女之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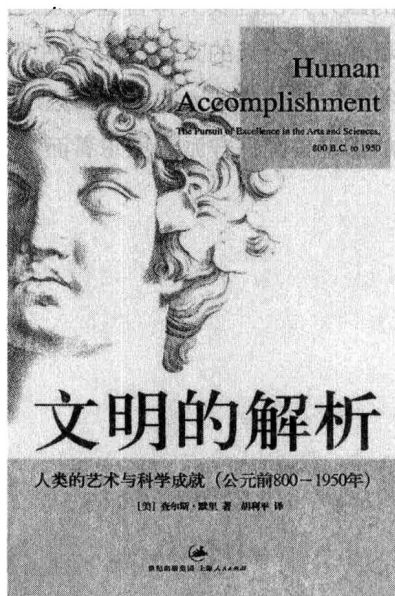
一个熟悉统计学的人突然关注起人文艺术成就来，他的研究方法一定会

与正统套路不同,有人讥之为“默里的方法论”。表面上,查尔斯·默里的研究的确符合统计科学,书中还专门附了一个统计学常识,让完全不懂统计学的你可以入门。默里还特地画了许多图表来证明,公元前 800 年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成就很少,然后突然像火山爆发,西欧的主要国家——意大利、荷兰、英国、德国,出现了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虽然默里的拥护者大有人在,但美国学界却较为透彻地批判过他的学理基础,智力不能由一个数字来度量,也不可以依照线性来排序,智力与遗传及变异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想,默里的出发点是:他要找到西欧和北美之所以在过去 500 年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原因。这个问题也是西方主要思想者同样关注的问题,历史学家如施宾格勒、汤因比、戴蒙德等都在思考类似的问题。而且,关注中国问题的读者尤其应该重视此书,因为默里非常清晰地提出了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在第二个千年的中期,是西方社会而非中国崛起、称霸世界?为什么传统中国社会未能适应现代化,而传统日本社会却做到了?……

总之,即便用数据来说话,但如果理论站不住脚,只能被人怀疑为“科学种族主义”。前段时间曾经有一个关注默里理论的博士在天则研究所作报告,但几个评议者都对这种只重统计科学而缺乏严密逻辑思维的“经验主义”颇感头痛。张祥龙为此专门讲了剑桥的故事,说是英国的剑桥本来是中国清代派去的一批工程师修建的,一个钉子都没有,木头在干燥的过程中纹理自然吻合,桥完全可以使用。但英国的工程师认为,这个东西他们也能建,于是他们拆下来再绝对准确地重新装回去,桥虽然还是立得住,但却不能承重了,最后只好用钉子把它再钉上。这个故事的奥妙之处,可能默里工程师很难想明白。

其实,统计学只能用来分析现象,但要透过量看到质,要找到现象的原因,则绝非统计学的事,可能还是要社会学家、



哲学家甚至文学家来回答,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找到了美国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联系,汤因比则在不同文明中寻找联结点。

默里此书在西方学界相当于又投放了一枚重磅炸弹,他那总是逆潮流而上的“自由意志”还真是让人佩服,因为欧洲学界的主潮是反欧洲中心论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而默里却总在讲大实话,如“无论你选择哪个时代,你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当时的财富分配状况”,同时还有那些科学的数据来佐证,引起的社会效应总是让西方学界尴尬不已。而且,他的结论写得很实在:

中世纪的石匠雕刻出了用于装饰的哥特式教堂的怪兽状滴水嘴。有时,他们的作品位于教堂的上端,或藏在飞檐后面,或人的视线不及之地。在地面上无论站在何处,都无法看到这些滴水嘴。然而石匠们仍然精心雕刻,哪怕知道一旦教堂完工,脚手架拆除,他们的作品将永远不见天日。据说,他们雕刻是为上帝看的。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故事构成了人类成就的故事。(参见《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第398页)

如此朴素地看待人类成就的根源,默里显然已经超越了他的那些繁复的统计数字。但默里同时又大大否定西方当代的文化成就,认为19世纪末以来的西方人已经丧失掉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文化的宗教精神,他很怀疑地问道:看看西方今天的文学艺术,其中哪一部作品(如戏剧)能在200年后还会被人记得呢?他认为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总之,默里的每一个看似激进的观点说出的都是美国保守派心里想着而又不敢说出的大实话。

没有“欲望”的都市

海 青

看 2008 年的电影版《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 以下简称 SATC)时,没想到还有续集。感觉电影已经像蛇的脚趾甲,放弃了剧集最富特色的对性体验的描绘与调侃,一心一意让不惑之年的 Carrie 因爱之名结婚,结果只剩下大龄恨嫁女用婚姻套牢钻石王老五的攻略展示。故事讲到这份儿上,早让人“欲望”全无。

前几天在 HBO 看到《欲望都市 2》的拍摄花絮,才知道续集不但投拍,而且很快就要上线。导演解释说,有两个理由可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一是来看这四个女人的生活状况,二是来看她们周围的环境。如果说 SATC1 抛弃了“欲望”,SATC2 连“都市”——四个女人的生活场景,纽约——都抛弃了。为了制造新奇,SATC2 让四女大闹性观念保守的中东,身着时尚靓装骑骆驼过沙漠,参加异域风情的盛大狂欢。当然,每个人的面孔也经过了精心化妆和最大限度的技术修饰,在短暂的片花中,除了 Miranda 有几个镜头的确惊悚,其他人都还看得过去。为了增加 Carrie 婚后生活的刺激度,在剧集中纠缠了两季的前男友 Aidan 又出现了……

电影制作团队也承认,如果你没看过剧集《欲望都市》,也不会对电影感兴趣。毕竟电视剧拍了 6 季,历时 5 年,很多“欲迷”是抱着怀旧的心态走进电影院的。瞄准怀旧市场的作品只需要光鲜,不必有多少内容,因为怀旧的人总是宽容的。虽然不准备看这部电影,但我想,既然也曾在剧集中杀掉不少时间,用几个 Carrie 式的提问来回顾一下这部美剧是无伤大雅的,算是纪念和哀悼那些同肥皂泡一起搓掉的时间吧。

海青: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问题 1:为什么 Carrie 越来越讨厌而 Samantha 越来越可爱?

SATC 讲了四个女人在爱情婚姻中的种种体验,看 1、2 季时,很不理解为什么年龄最大、最放荡、并不特别美丽却永远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 Samantha 在戏里戏外都有这么多人喜爱。但在四个女人慢慢变老的过程中,答案也越来越清楚——原来年龄永远是女人最致命的罩门,对作家和编剧也是如此,塑造可爱的少女总是相对容易,或温柔或刁蛮,或神秘或纯情,都不至于讨厌,而俗事缠身的中年妇人想迷人就难了。随着 SATC 剧情的发展,Charlotte 经营了两次婚姻,Miranda 要工作又要养孩子,Carrie 拼命想把自己嫁掉,只有 Samantha 不知老之将至,始终快乐地游走于各色男子之中,从不编造纯情假象,她的放荡无形中嘲弄着虚伪沉闷的中产阶级家庭理想。

很多女性观众说喜欢 Samantha,我想这只是理论上的。如果现实中你发现老公和 Sam 小姐同处一室,你大概会同剧中很多女人一样,赶紧把老公拉走。Samantha 经常感到周围女性对她的敌意,她说单身女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任何人上床,只要 Sam 小姐看上的,准跑不出她的手心。如果她没跟你老公上床,只能说明她对你老公根本没兴趣。男人喜欢 Sam,不仅因为她风骚性感,更因为性爱对她而言只是单纯的感官游戏,没有伦理的那份沉重,不用负责的性爱对象对男人来说当然无比美妙!对此 Samantha 并非不知,一次她得重感冒,偏巧窗帘拉杆坏了,她打遍电话,发现那些跟她风流快活过的男人们竟没有一个愿意帮生病的她修一下窗帘拉杆。后来她向 Carrie 哭诉:和再多男人上床也没用,一定要找个真正关心你的。当然,这只是 Sam 小姐病中的脆弱,很快她会我行我素了。如果《欲望都市》以 Samantha 为主角,就会成为一部女性主导的“嫖经”,所有的主题都只是和性活动本身有关:300 种体位详解,口交秘诀,办公室性爱的注意事项,如何在电梯里做爱,跟消防员、快递员、瑜伽教练、公寓门卫、餐厅侍者做爱体验之比较,等等。

Sam 小姐性爱追求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要高潮。当然,长得帅、肌肉健美、风度翩翩,对美妙的性爱都有加分作用,身份、地位、财产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在 Sam 小姐身上体现了性爱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老富翁送给她闪亮的钻石首饰让她春情大发,但看到对方松垂的臀部她还是逃走了。Sam 小姐性爱追求的第二条原则是免谈感情,更免谈婚姻,事实上她对和男人牵手都有

排斥。剧集有几次暗示,这种“男人式的性爱”源于受伤害的情感经历,因爱情受伤转变成欲女的模式显然有点恶俗,幸好对此没有过多铺陈。

相比之下,Carrie 对男性的考量要复杂得多,因为她的终极理想不是春宵一度,而是嫁人。奇怪的是,Carrie 的职业是写专栏分析男女关系,且多出幽默嘲讽之语,但她自己的婚姻理想却几乎不曾超出痴情白马王子式的想象。这或许说明了,一部如此风靡的剧集不可能挑战中产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管它看上去多么辛辣冷峻。改编成电视剧的《欲望都市》和原著的根本不同在于,原著作者对让无数女人神魂颠倒的所谓“真爱”是抱怀疑和讽刺态度的,在拥挤却冷漠的现代都市中,性关系可能在各种名义下发生,大都与爱和婚姻无关。作者用一声冷嘲表明了态度:“在曼哈顿谈恋爱?我看还是算了吧。”而电视剧尽管调侃了很多男女关系,但绝不敢颠覆女人的价值是找到自己命中的另一半这种理想。在“一定要嫁得风光”的不断暗示下,Carrie 的心智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显得越来越不成熟,看到第 6 季她和俄国佬艺术家分手时说:“我是在寻找爱情,真正的爱,疯狂的、麻烦的、强烈的、少了对方就活不下去的爱情。”只能说,靠!一个 38 岁、性伴侣以三位数计的职业女性发表这么一番琼瑶式见解,她在骗鬼。

或者说剧集 SATC 始终在玩一个隐形的真假公主游戏,一边调侃戳穿庸俗的公主梦,一边悄悄培植出一个在感情上一路颠簸最终仍然和真爱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现实公主 Carrie。Carrie 的朋友 Charlotte 是最喜欢做公主梦的女人,有关她的情节亮点都在梦想的破灭上,她先嫁了个门当户对、英俊多金的医生,恋爱期十分甜蜜,她觉得这是天赐良缘,是公主和王子的绝配,但婚后发现又高又帅的丈夫性无能,婆婆是个永远都在找麻烦的巫婆。好不容易丈夫开始勃起了,又发现自己不能怀孕。经历离婚的挫折后,Char 承认最适合自己的结婚对象是个其貌不扬、举止粗俗的犹太人。这时候女律师 Miranda 进入平淡的育儿生活,Carrie 离婚姻越近越显得虚伪,唯一跳脱不羁、笑料百出的只剩下老欲女 Samantha。

Carrie 的失色正是从这个角色要承担“公主”的责任——喋喋不休讨论“爱情”开始的。逛街血拼、泡酒吧看表演、上床做爱她都是在行的,抛开这些谈论“爱情”,她立刻变成一个蹩脚的琼瑶。她的困境是所有调侃现实却期待现实对



自己网开一面者的尴尬,也是现代都会中职业女性的集体处境:性关系无处不在,面对强大的现实,爱情常常只是假惺惺的自我陶醉。这时候,或许有必要引入一个古老的话题——

问题 2: 爱情, 还是财产?

女人面对这个问题很容易本能地选择前者,因为这不仅政治正确,而且轻而易举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将很多自私虚伪的动机正义化了。纯洁少女不受荣华富贵的引诱而投向穷光蛋爱人的怀抱,这样的故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乏经典。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和财产已经悄悄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在 SATC 中,Carrie 的目光从一开始就锁定在上流社会的翩翩公子身上。

Carrie 是标准的物质女郎,吃不起饭也要买时尚杂志,住不起房子也要穿名牌鞋。她喜欢眼花缭乱的都会生活,在“爬梯”(party)上如鱼得水,穿高跟鞋健步如飞,在名牌发布会和各类秀场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在安静的乡村她会郁闷死,她不喜欢植物,不喜欢狗,讨厌松鼠——松鼠就是穿漂亮外套的老鼠。在这方面她倒是真实得可爱,不像那些养死无数盆栽还坚持在室内摆绿色植物以示情调的妇人那样作态。

Carrie 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Carrie 对爱情的需求有一大部分必须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她没有 Charlotte 的富贵背景,又不属于 Miranda 那种自己创业的女强人,她有一种将物质诗意化的天才,而不会反思物质对人的控制,这决定了 Carrie 对有钱的男人永远没有抵抗力。有一次,四个朋友到纸醉金迷的洛杉矶度假,一名男子把 Carrie 带到他新购置的超豪华住宅,Carrie 立刻怦然心动,一夜激情后沮丧地发现这个男人只是豪宅主人的雇员,经常用不属于自己的豪宅哄女人上钩。

和好男人 Aidan 在婚姻上功亏一篑曾令很多观众惋惜,但对 Carrie 来说,这是必然的。Aidan 求婚前后 Carrie 感到的最大恐慌是——失去自己的空间,完全可以用金钱来解决。如果 Carrie 足够诚实,可以她惯用的问句式开头写一篇文章:“为什么和 Aidan 结婚这么麻烦,和 Big 就不会?”原因很简单,Aidan 是个踏实的手艺人,跟他在一起不会受穷,但也不会过得特别奢华,更重要的是,不会有那么多声色场中的刺激。如果 Aidan 像 Big 一样有钱,在婚前购置一处

不会涉及男女器官结构、安全套如何使用……总之,当时的性教育,就是假设根本不存在“性”这件事。对比今天的中学校园,那是一个少男少女的禁欲时代,甚至男女生阵营之间会有有一种微妙的敌意。这一代少女长大、变成女人的过程恰好是与社会的开放、道德观念的裂变瓦解同步的,“剩女”只不过是诸多后果的一种表象而已。

我相信,“剩女”也触动了另外一些人的情绪。在中国,直到1980年代,对“爱情”的诉求或许若有若无,但在很长时间内“婚姻”与“性”完全不可分,谁敢把二者分开看待只能说明道德有问题。今天的“剩女”,她们家庭中的父母、单位中的同事领导正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婚龄经过一场手拉手的恋爱就步入了婚姻。到了不适合再涉足性爱话题的年纪,他们看到了性爱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性。

很多人记忆中的潘多拉盒子在这时候被打开了。然而那些经年的欲望和躁动情愫,既缺乏表达空间,更没有释放余地。“剩女”的存在让很多人以热心的名义重新谈论爱情与婚姻,这些人中可能有单位领导、工会主任,也可能有我们的父母。如果“剩女”真的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窥视他人私生活的愿望和行为将获得很多正当性——既然是“问题”,总应该被解决的。特别是当“剩女”中有一部分在教育背景、职业成就等方面相当优异的时候,对她们未婚现状的惋惜让很多人获得一种自我提升的隐秘快感。

剧集《欲望都市》中的主人公们也常常感到外界对未婚女性的压力。身为女性,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优秀,未婚都会被视为一项重大缺憾,这是男权社会中不争的事实。而《欲望都市》这本书的作者 Candace Bushnell 对此则说得很明确:“开始写《欲望都市》是为了回答一个迫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是单身?经过若干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因为我们愿意这样。”

规训与美学

李文倩

曾风光一时的美学,在今天已贬值为一门半死不活的学问。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在学界广受质疑。对于那些已经获取了一定学术声名的美学教授而言,他们可以采取一种不理睬的高傲姿态,因为毕竟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尚为美学保留了一席之地。最痛苦的应该是那些被误导的天真学生,几年时间外加一笔不小的费用,不仅不能为他们未来的就业竞争增加砝码,而且最后被告知:美学是根本不存在的。学术菜单上的“美学”一科,无非是一项未来来得及清除的陈旧遗留,并无任何学理性依据。美学是一门“屠龙术”。

美学之死是一桩既定的事实,尽管有人并不打算承认它。在展开本文主要内容的论述之前,我先为美学之死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学热中,美学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从经验性的层面看,美学与文学、艺术有紧密联系,这为当时经历了长期政治禁欲的人们提供了感性解放的出口;这一层面的美学热是与当时的文化热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本身就是文化热的一部分。

90 年代之后,文学死了,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化研究开始热闹起来。美学的迷人之处,是它对人之生存论问题的深刻探求。但在 90 年代之后,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在此方面进展甚微,而更多的是作为一门文艺学问而存在的;而宗教热的兴起,从更深层面上探究人之存在的终极问题,显然比美学更深沉有力。(克尔凯郭尔说:“在知识的一切分支中,美学是最无信仰的。”)另外还有伦理学,以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现在也是一门显学。简单地说,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所承载的功能,现在已被文化研究(社会学)、宗教和政治哲学(伦理学)所替代,美学之死势所必然。

李文倩: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研究生。

社会学家
随笔



然而审美这一要素并未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反而在后全能政治的大众传媒时代得以凸显和放大。我在下面所要谈的，主要是想讨论权力如何通过一套隐秘的程序，“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并进而“塑造”每一个体的感性审美方式，使其“自觉”、“自愿”地避开那些“危险”的东西，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一个由符号构成的虚假世界中。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问题，然而它与当代中国大陆人的生存境遇如此相关，自然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和服务，是理所应当的。而作为个人而言，他当然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与生活方式，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我所要指明的是，当今天的人们过多地沉溺在物品消费之中，并将消费视为生命意义的最终来源之时，这是成问题的。正如人们关心身体健康是好的，但如果我们的公共传媒中过多地充斥着养身保健的信息时，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因为当人们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用于关心自己的身体时，必定意味着公共空间的萎缩。更何况在一个后全能政治的社会，物品消费或影视娱乐的繁华背后，是无处不在的恐惧与谎言。这也正是哈维尔所批判的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奇妙景观，人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室内装修、各种娱乐活动上，并以拥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小乐趣为荣。患有“政治冷漠症”的人数众多。

应该说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人们患有适度的政治冷漠症并非是一件坏事；反而是那种每个人都急吼吼地热衷于政治的社会（想想“文革”），恰恰是病态的。但换个角度看，如果这种政治冷漠并非出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而只是一种自我保全式的风险规避，那这种政治冷漠就是不正常的。那种半推半就式的“不关心”，正好迎合了某些人的意图，从而使自己成为维护不合理现实的一部分。哈维尔说：“今天当权者真正的兴趣最适合的是我称之为平庸的美学，它十分难以觉察地、可以被接受地和花言巧语地错过了真实（因为它对于惯性的头脑来说太可以消化），并且非常适合在商品哲学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用真实激发他们，而是用谎言令其放心。”

下面我再讨论一下阅读的问题。因为正是对个人经验的反省，构成了我写作本文的内在动机。严格说来，阅读也是一种消费，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娱乐。但读书与物品消费、观看影视节目、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还是有所区别的，专门来谈

并无大错。陈冠中在其小说《盛世——中国·2013》中，塑造了一个名叫老陈的人物形象。老陈曾经很关心时政，但在中国进入“盛世”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阅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严重改变。他已不再关心那些历史、政治类的书籍，而主要是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再读一点轻松的东西，其乐也陶陶。他发现读历史与政治，太累。“盛世”中国时期的老陈，应该是不少读书人的生动写照；他们的感性审美力，不知不觉间已变得细腻无比，阅读胃口日益细小。更有那早已失掉文化理想的学院中



香港著名文化人陈冠中先生

人，用虚假的学问装点门面，浪费学术资源不说，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叶·扎米亚京在其小说《我们》中用诗人 R-13 之口训斥数学家说：

那算什么学问！您的学问本身就是胆怯而已。没说的，的确如此！您不过想用一道墙把无限大围起来罢了，而不敢探出头去望望墙外。是啊，您要是看看外面，您都不敢睁开眼睛呢。真的！